

楊家府世代忠勇  
演義志傳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楊家府世代忠勇  
演義志傳

下  
明  
秦推墨客校閱

上海古籍出版社

鐫全相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志傳五卷

泰淮墨客

校正

烟波釣叟

叅訂

血良金盛買路

却說孟良不日到了五臺山。見五郎道破天門陣一事。乞下山相助之意。五郎曰：「前者澶州救吾弟後。回到山來。一心皈依佛教。掃除塵緣。那肯復臨陣伍傷吾之行。汝今又來纏害。何也？」孟良曰：「此非小將已事。上命差遣。不敢不來。望師父念本官勤勞主事情分。勿辭一行。」五郎曰：「蕭天右。蕭天左。乃二逆龍精降生。」

自恃雄威拾來野鳥身遭圈

金良孟



盛買路

忽逢敵手却下金盛路始通



天右已被我除之。天左尚在此。孽障不比天右。若還  
我去。必竟調我戰他。我今思忖。惟木閣寨後有降龍  
木二根。得左一根。與我爲斧柄。便能降伏此人。汝若  
能求得此木。徐即下山。不然去亦無益。孟良曰。師父  
果若要之。小將敢請勞苦。只得前去求來。五郎曰。汝  
速去求來。吾亦準備下山。孟良辭別五郎。竟往木閣  
寨而去。却說木閣寨主。鄉定天王。名沐羽。有一女名  
木金花。又名木桂英。生有勇力。曾遇神女。傳授神箭  
飛刀。百發百中。有一日與衆嘍囉打獵。射落一鳥。有  
詩爲證。

結隊紛紛出塞東。分圍發縱勢豪雄。龍泉光射  
腰間劍。鵲血新調手內弓。犬帶金鈴飛草際。鶻  
翻錦翅沒雲中。平原十里秋風冷。沙草蕭蕭半  
染紅。

木桂英游獵之間。只見一鳥飛過。拽弓射之。那鳥應  
弦而落。恰落于孟良面前。良拾之而去。行未數步。忽  
有五六嘍囉起來。叫聲好好將鳥還我。饒汝一死。孟  
良聽得這話。停步不行。嘍囉近前來捉孟良。被孟良  
拳起脚踢。打倒那些嘍囉。抱頭亂竄。奔忙報知桂英。  
桂英與衆嘍囉追起孟良。孟良聽得後面喧嚷。知是

賊衆趕來。取出利刀。挺立待之。忽桂英到大。罵曰。這  
狂夫。敢如此膽大。却來俺這裡逞英雄也。孟良亦不  
打話。舞刀來戰桂英。桂英舉劍迎之。連鬪數十合。孟  
良見嘍囉擁來。恐被所傷。遂扭身奔走。桂英與戰。見  
其刀法熱鬧。疑是詐敗。遂不追之。只與衆人退守隘  
口。孟良進退不得。遂謂嘍囉曰。吾將所拾之鳥。還汝。  
汝開路。放我過去也罷。嘍囉曰。汝纔逞英雄。如今緣  
何就小心了。但汝來錯了路。誰不知道要過本關營。  
須留金與銀。倘無錢買路。休道一日。就是一年也。過  
不得。孟良聞說。自思我來與他求。求連性命也難。



保了。只得取下金盔。遁與嘍囉。以作買路之資。嘍囉  
奉與桂英。桂英既得金盔。令開路放他過去。孟良急  
奔回寨。見六郎。道五郎要斧柄。及將金盔買路一事。  
盡行訴說。六郎曰。此等潑婦。甚是可憎。宗保曰。兄願  
與孟良同去取來。六郎曰。恐汝不是其敵。宗保曰。匹  
機應變。爹爹不必罣慮。那日與良引軍二千。竟到木  
閣寨外。喊喊木柁。與良聞知。乃全身披掛。引眾鼓譟而  
出。宗保曰。聞汝寨後有降龍木二根。乞求一根。與我  
爲斧。林行破陣之後。遣禮相謝。桂英笑曰。汝要求木  
勝得。手中寶刀。莫說一根。兩根俱奉。宗保與孟良言

曰。狗婦出言如此。不遜待我捉之。自往砍伐。何必懇求於彼。乃提鎗直取桂英。桂英舞刀相迎。交戰十數餘合。桂英賣個破綻。拍馬佯敗。走過山隅。宗保乘勢追之。桂英抽身轉回。拈弓放箭。射中其馬。宗保落馬。桂英近前活擒而去。良曰。我等不可退去。若要守矢石交下。不能前進。良曰。我等不可退去。若要守個計策。救出小將。軍聞營衆軍休。遂扎住。圍下。却說木桂英捉得宗保入帳。令嚙囉緊緊綁縛。宗保厲聲曰。要殺便殺。用此苦刑何爲。桂英見其生得眉目清秀。齒白唇紅。言詞激烈。暗忖道。若得此子。真配。

亦不枉生塵世。密着嘍囉將匹配之事通之。嘍囉道  
知宗保。宗保尋思半晌。我要求彼之大。今不應承。成  
且難免。莫若允之。以濟國家之急。乃曰。妾寨主雅情  
願從其命。嘍囉以片牒報桂英。桂英大喜。遂將其  
縛扶起。宗保相見。令左右整酒款待。宗保討生懼飲。  
酒至半酣。忽寨外喊聲大振。人報寨主與呼宗保。  
保曰。寨主與生既效鸞鳳。事同一體。乞開門說與  
部下知之。以安其心。桂英然之。令嘍囉開門。以此情  
說知寨主。放孟良二人入帳來見。孟良見宗保與桂  
英對席而飲。曰。小將軍在此。無限喜樂。却把我衆人

膽亦嚇破矣。宗保將成親之事。通知孟良。孟良曰。軍情緊急。待暫辭別。客後日再來。成就何如。宗保哀告桂英。桂英曰。郎君要去恁緊。明日即當送行。不敢久相淹留。次日宗保與桂英求降籠木。桂英曰。郎君且面待妾送來。以作進身之資。直送宗保至山下。俱有戀戀難捨之意。宗保曰。我倘遇難。請救應。幸勿推辭。桂英領諾而別。有詩爲證。

郎才女貌兩相宜。洞府搖紅燭影輝。一夕恩情山岳重。臨歧不忍遽分離。

宗保引衆軍。面見父親言曰。不肖去木閣寨。與桂英

交鋒誤被騎馬傷。遂擒兒而去。復家不殺。強逼成親。兒亦無奈。只得允從。今特來請罪。大郎曰。得木來否。宗保曰。未有。桂英道。他親自送來。大郎大怒曰。我因王事。倥偬。起處不遑。汝今求木。又未得來。乃貪私欲。而忘君親。予何不幸。養出此不肖之子。要他何用。喝令推出斬之。左右以宗保正在綁縛。令婆聞知。急急言曰。宗保前犯軍令。當斬。但目下正要破陣。且姑留以備用也。大郎曰。若非婆婆相救。決不饒汝。權囚禁于軍中。待破陣之後。取出問罪。孟良跪下告曰。請將軍息怒。小將軍之事。誠不得已。既被其擒。已爲籠

中之鳥。又且欲求其木。此時安敢不從。乞赦其囚禁。六郎竟不允。將宗保囚了。宗保所以被囚者。六郎恐其貪戀新婚。而不用心破陣也。次日孟良密入禁中。見宗保言曰。適見鍾道正言小將軍有二十日血光之災。今在此受累。亦准拆了。沒奈何只得忍耐。宗保曰。父親寬屈我輩。吾之所爲。汝盡知之。但我在此想來。桂英甚好才能。得他來相助。大有利益。汝今再往見之。一者求木。二者叫來助吾出陣。孟良領諾辭別而去。

○木桂英活擒六郎

次日孟良領宗保之言，徑往木關寨見杜英，說知小將軍被囚，特來請助之意。杜英曰：「懸望汝主不來，正要有人相接。汝今到來請我，我如何留得此地？速歸拜上木官，他不放小將軍出來，吾即引衆來相攻擊。」孟良聽罷，愕然曰：「寨上與汝小將軍成了佳偶，正宜引軍相助，何故出此不睦之言？」杜英怒曰：「人之不幸，即棄之不顧，人乃我同被囚者也，乃我之仇敵矣。吾安得而不引衆以攻之哉？毋勿搖唇試舌，此乃利否。」孟良曰：「今日天晚，容小將歇宿一宵，乞念本官情分，何如？」杜英曰：「這個使得。」孟良遂退出寨前安歇。孟良

引衆來歸意下不忘夫婿約

挂英生





擒

乃前擒

